

太真实了，我怀疑那就是平行世界的另一个我。我好像被控制了一样，只能发力，什么都不能做。一切就像是被播放的一样，我只能使力但我做出的动作、说出的话语俨然是自动控制的。

我成了一个精神病人，穿着病号服，在一个精神病院里。这个病区分为一个大厅和十几个病房；大厅里有书架、跑步机、单车机和一些益智玩具，应该是一个给轻症患者的病区，门是开放的，并没有隔离。在3楼，每个小病房有编号。我先从第一幕醒来，我住在303房（我记得是三张病床，我在最右边靠窗的病床。），我走到大厅里，见一个说被同学虐待的15、6岁的“病友”文杰，他和他爸在一起下棋、喝汤。我凑过去跟他们一起下棋，中国象棋，木制的棋子，下面垫的是印有棋盘的塑胶纸。我问他（注意！一切动作我都只能发力——应该是提供能量吧——至于我做什么动作说什么话全都是“安排好”的）“我不太会下棋，是马走日字吗？象走田字吗？开头要不要中炮？”他说“是的”，之后我跟他对弈了几步，其实我也不会，是瞎搞——“自动播放”安排的跟我实际棋力相符，太神奇了。然后他说“你可以悔棋的”，接着我真的悔了两步，至于是什么，我也忘了。然后我突然失去意识，切换到第二幕，我又从303床上醒来，但向右望去惊异地发现窗外的“立白中心”不见了，广州的发展好像倒退回90年代；发现病房里的陪同家属都很聒噪，穿得破破烂烂，而且到处吐痰不注意道德；我左边病床的病友刷手机，播放的是“国家刚刚造出歼—7、歼—8……台海局势严峻……”感觉是一个平行世界，假如2019年中国和广州还是90年代的发展水平，精神病院大概会是这个样子。我又出来大厅，还是看到文杰在下棋。但这次棋盘是用黑色圆珠笔在A4纸上用手画的，应该是文杰或他爸画的。下完棋我又失去意识，切换到第三幕。

第三幕 我又在303醒来。窗外的立白中心又回来了。我左边旁床的病友刷手机，里面播放的一个英语的温柔女声说道：“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.”（让我来为大家讲一个人工智能的故事吧。）这个“平行世界”里，大家的举止都很文明，大家在玩彩色LED，好像很先进的样子。我还刷了一下手机。百度查了广州市的城市规划，显示广州的CBD竟然不在珠江新城，而是在天河公园。我走出去大厅，这次我没遇到文杰了。我到饭桌上，遇到的是一个“因自杀来治疗”的，32岁程序员。他带着他的黑色手提电脑。他叫黄鹏。我自己走上前去，问了他一个问题，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问什么会问这个问题——“你说，0.99循环等于1吗？”他答道：“可以很确定，不等于1。因为有理数……”可听到这里我又失去意识了，切换到第四幕。* 黄鹏住在304。304在我住的303隔着廊道的斜对面，是最靠里的一间。

第四幕 我还是从303的床上醒来。一切像是回到了“普通的世界”，然而不同的是窗外太阳很红、很大，投影在精神病院外墙上看上去是斑驳的深橙色。感觉很热，像是气候末日的感觉。我掏出手机，它的定位还在广州市。但照理来说，广州的精神病院在芳村属荔湾区，而它的定位竟然显示为“麓湖区”——而事实上，麓湖就从未划过区——应该是平行世界的设定不同吧。接着我刷了一下新闻，“印度洋游船泄露34死”，貌似是说，有多少吨的重油排放到海里了。百度上还推了“63度不是尽头！地球还将继续烧”一类的新闻。我又疑惑又害怕，想走去大厅看看，但刚穿过小病房门就失去了意识。接着进入第五幕。

第五幕 奇怪，每次失去意识后都是从 303 病床上醒来，像极了 minecraft 之类的游戏。这一幕变成了窗外刮风下雨。很大的风，很大的雨。更神奇的是，这件事在真实世界有一定的投影。我梦中设定那天是 6 月 28 日，而真实确有此事发生。我刷手机看到“华南涝灾”——现实中 6 月华南确实是有涝灾，有死伤出现。走出大厅，一个女的“病友”在刺绣一个红色“福”字，应该是十字绣。接着我又失去意识，进入第六幕。

第六幕 醒来一切是正常世界的设定，但感觉身体无力、头晕、坐不起来，气很喘。医生进来给我量血压，高压是 155。旁边的病友也都身体问题严重。听见廊道外别的病房一片按呼叫铃的声音，此起彼伏。接着我就感觉呼吸困难，失去了意识（大概是“死”了，跳到下一幕的平行世界了……）

第七幕 醒来身体感觉很有力了，医生进来例行量血压，高压好像是 119。我就走向大厅，大厅里有个女病友在蹬单车机。我也来了兴趣，走上去单车机上就是一阵猛蹬，大概 10 次吧，脚掌底部上很刺疼，抬起来发现脚底长起了一个水疱，疼的要命，急回床休息。这次没有失去意识了，只是躺在床上，呼吸了 5 次——我下意识地数：1、2、3、4、5。数到 5，立即我感觉脚不疼了，有种“场景切换感”，这就进入了第八幕。

第八幕 我睁眼起身一看，我脚上被磨出的水疱竟然消失了。我走到大厅，文杰、黄鹏、那个女病友都在；可我被莫名地控制着，没有掺和他们。这次这个女病友不是刺绣了，而是用手指一个个贴纸，贴一个红色的“福”字。我走到书架前，有一本《世界时装之苑》，我拿起来，想翻到第 29 页，可刚翻到还没看内容，就失去意识了，进入最后一幕——第九幕。

第九幕 一醒来我只能发力，感觉不发力就会向后倒下死去。我发的力牵扯着让我走到大厅，大厅里谁都不在，只见圆桌上有第一次与文杰对弈的那盘棋。这时我发力我的手就动起来，扒拉扒拉一顿乱抓，竟十分精准的把这个棋局捣毁了，棋子和印有棋盘的塑料纸都散落在地上。这时我猛然发现是梦，惊醒了。

梦后我在想，最后我要亲手毁掉这个棋局是什么意思。最后我想应该是因为在平行世界中不允许矛盾的存在，我影响了文杰，变动了本来只属于他和他爸的东西——棋局，宇宙不允许这种这一历史改变带来的矛盾，所以让我亲手销毁这个已改变的棋局，让棋局回到未被我“干涉”的状态。至于黄鹏，我只是跟他交谈，并未改变属于他的东西——他电脑里的内容，估计黄鹏“出院”之后，会把我和他交谈的事给忘掉，相当于没有改变黄鹏的信息，所以宇宙不需要对这些进行“清算”，也就不需要“命令”我做相关的事；至于那个女病友，她第一次是绣红福字，第二次是贴红福字，这两次“量子坍缩”结果不同，虽然我一直没与她有过任何互动，但因为我跟文杰、黄鹏发生了互动，影响到了大厅里的整体量子结构从而影响到整个平行宇宙（平行世界），所以出来的序列就是分属“绣红福字”和“贴红福字”的两个平行世界。以量子坍缩和平行世界的观点，大概应可以这样解释吧。

PS. 我确实经历过真实的平行世界和失去自由意志（身体不受控制地自我发力做事就如这个梦中开始和最后那样）。以上记录了梦境，而之后我会在参加《消失日》小说创作中引用上我的真实（非梦）经历，比这些都更离奇。敬请大家期待。